

◇王鸿达专栏 白山黑水

◇人间小景

◇观影记

村子里的牲畜

如今的乡下牲畜很少见了，原因是农民种地都不带牛和马了。马和牛被农民养起来，多数是用来卖掉吃肉的。地里看不到马和牛的身影，打谷场上看不到拉石碾子的驴，总叫人觉得村子少了一些生气。马嘶，牛哞，驴叫……才是乡村该有的一幅生动图景。

下头的头一天，在村子里见到三头驴，让我很稀奇。一头黑身白肚的母驴拴在一户农家院外的驴槽上，身边还贴着一只驴崽，另一头黑身白嘴巴的驴则卧在地上。见我走过来，卧在地上的那头驴突然站了起来，眨着温顺的眼睛，竖起来长的耳朵一动不动。陪同我的乡里干部老王摸了摸它的耳朵，我也摸了摸它的耳朵。我们走时它默默跟在我们身后走来，老王撵它，它停了下來，我们走时它又跟了上来。老王又撵。我想它是不是在村子里很少见到人的缘故呢，老王说村子里大部分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。

深入生活到乡里几日来，我常常一个人到村子里走走，看看。那村子总是静悄悄的，八月的农家田里稻子已泛黄了，一人高的苞米秆上，苞米已垂穗了。不必担心有谁家的狗突然蹿出来，因为养狗的人家都把狗老老实实拴在院子里了。那狗也不是通常农家的笨狗，很少有叫的。鸡呢，也很少看到串街散放的鸡。走过几条这样寂静的村巷，远远地一只不知谁家的鸡从障子边草丛里探头探脑走到街面上，那是一只白公鸡，头有些秃。它刚刚迈腿走到当街上，一只黑影从它头上掠过，它竟吓得缩头又退回障子边的草丛里。我定睛看时，那飞过的黑影不过是一只低飞的燕子。我小时候见过的公鸡都敢跟老鹳子对峙，真是物种退化了。

在一家农户的院外，我见到一个干活的老农民，他正挥锹往障子边堆积马粪，我问他家是不是养马的，他说不是，是前院老保子家的。顺着他的手指，我看到那农户院子果然拴着好几十匹马。这个季节正是水草丰茂的季节，应该牵到村外草甸子去放牧才是呵。我一问，这个老农民就叹出一口气来，说村外的草甸子让村上给拍卖了，让人拦起来不许村里人的马再到那里放牧，这家养马户只好把几十匹马圈在院子里养。因草料不足，院子里几匹本该膘肥体壮的马都瘦了。院子里的马粪积多了没地方存，就送给了后院的自己，堆在这里明年种地用。这些圈在院子里的马驹真是让人可怜。

无独有偶，有一天我去一个靠嫩江边名叫自主村的村子里，看到了一群散放的“野马”。

那天下午，村里一个爱好写诗的青年农民陪我去看江湾的湿地，那湿地在不远的村外，有个挺响的名字叫中华白银湿地。站在高高的湿地岸上，我看到了一片辽阔的湿地风景，那一道道弯一弯弯的水域，被一道道浅浅露出水面的水草隔着连着，一直延伸到嫩江江面那边去。水面上浮着一些水鸟，还有两只长腿白鹭从水面腾起向夕阳映红的空中飞去……这种美是诗意的，那个年轻农民要作诗，这时我的视线里就出现了散布在水域里那些变成黑点的马，它们在一弯一弯水域浅滩上低头吃草，却又被那一弯一弯宽阔的水域隔离着。我问他，这些马是什么时候走进去的？他说，春天水瘦的时候走进去的。我惊讶，那什么时候走出来？上冻的时候走出来。他说。我说马群在这里散放要是得病了怎么办？主人也不管它们了？他说，散放在这里的马吃天然的水草很少有得病的。我不再为这些马担心了，这是天然环境造就的一群“野马”，和村子见过的那些被圈起来缺少草料吃的农户家马比起来，这些马显然是幸福的。我甚至希望它们永远也不要走出来才好。

夕阳西下，那片水域，那片水草和那些水鸟、那些马渐渐都浑然一体了。



王鸿达，笔名洪荒，国家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协会员，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，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。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、小说集七部，有作品被译成英、法文。

与导师的一家情缘

陈田

1982年随大溜报考研究生并被录取，我和同班同学李海金就成为孙盎寿先生的开门弟子（也是关门弟子）。李报考还是我动员过来的，事后方知城市方向原定只有一个名额，所幸最后录取3人。北大来的同学回所（中科院地理资源研究所）后转入另一导师门下。或虑孙先生年纪大身体又不好，我也曾被动员搞工业或城市工业，而我执意城市方向，认为城市——城市规划——城镇体系——区域城市化在知识结构、理论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。

孙先生低调谦逊，与人为善，即便是自己的学生，也总是带着充分尊重与商讨，从无严厉口吻。孙先生给了我足够的自主空间，给了我更多发挥特长的鼓励，尤其在论文选题、构建框架、指标遴选以及验证视角等方面，鼓励更甚。这也促使我形成了贯穿于几十年工作和学术生涯中的主线——融入合作中的主见与独立性。我的硕士论文的主体部分，随后入选首届全国城市地理学术研讨会大会并做交流，且在《地理学报》上发表。我从研究生院回所后，孙先生因间断性低烧

影响（随后又查出淋巴瘤），我和师弟也就遗憾地失去了跟随孙先生出差考察的机会。患病期间，孙先生仍牵挂我们的论文进展。而我和师弟则尽量做好自己的事，不希望因论文写作中的问题影响先生安心治病。1985年4月，正值我的论文需定稿时，孙先生病情加重入院治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先生仍让我将论文手写初稿带到医院，为我审定把关，并坚持履行完导师生命过程中的最后职责。此后孙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。那份先生亲手修订的手稿至今还保存着。

师母姚钟英和大儿媳也都是地理所职工，都住在中科院917生活区。孙先生走后，我与师母一家始终保持密切联系，他们待我如同家人。直到1990年代后期，只要我不回安徽老家，师母总在节前给我来电话，让我大年初一中午去她那里吃个饭。她两个儿子全家六口也过来拜年团圆。巧的是，师母搬到健翔桥科学院苇子坑小区时，我岳父他们也住在同一小区，他们自然也都熟悉了。我上午去岳父家拜年，中午去师母家吃饭，两得其

便，也是一段非常美好和难忘时光。

师母是一个非常有韧劲的人，有家庭凝聚力的人。记得好像是1990年代中期，大儿子因公致残渐失自理能力，师母以年逾七旬之躯，协助大儿媳照料十余年，陪伴十余年，其间痛楚非常人可同感受。师母自立性很强，坚守力所能及不给后辈添麻烦的信念，90岁之前没请过阿姨，90岁之后，来了个阿姨，也只是做一顿饭，外加陪伴下楼，去小区绿地散散步。

师母于2018年春节假期间辞世，享年96岁。2018年春节，因父母年事亦高，岳母又在加拿大，我照例回安徽老家过年，行前未给师母电话，想着节后去看看她。初七去单位方才知道师母初三走了。于是赶紧给大儿媳电话，才知道师母是头年腊月二十八感觉胃不舒服，来306医院检查，发现是癌症晚期，留置观察，谁想二十九日晚病情加重昏迷了。也从大儿媳那儿获知，三天后准备将师母骨灰与孙先生合葬下葬，下葬那天我带着我的两个留在所里工作的学生去现场送别，表达一份永久的怀念。



◇书心书影

《五湖四海》：非虚构与虚构之间

陈锦丞

王安忆长期关注小说的虚构与非虚构问题，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课程上，非虚构书单有着长长一列荐读书目。初读《五湖四海》，总是令人想起她对于虚构与非虚构所作的辨析与论断。

非虚构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小说介入现实的重要手段。其一在于凭借非虚构的“文化性”信息来增强小说叙述世界的现实感。这类“文化性”信息是有据可查的，本身便是知识的一部分，具有无可争议的非虚构属性。王安忆惯将文化信息嵌于文段的开头，如在《五湖四海》中，开篇就“猫”字衍生的描述：“这个‘猫’可能从‘聊’的音来，溯源看，是个古雅的字，但乡俗中，却带有贬义。”类似的笔触恰恰通过文化信息削弱了小说的虚构感受，这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是有意为之的，正如她所谈到的叙事小说发生的变化：纪实性风格进入小说，非虚构倾向进入虚构领域。作家在这种层面上，把非虚构作为一种手段，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叙述的说书感。

其二则在于严格按照史实精神把握改革开放的历史脉络。王安忆对于笔下历史的了解是精确而深刻的，她安排笔下的人物在质实的、

非虚构的世界中进行完满的、虚构的行动，从而通过人物的发展命运来展现一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变迁史。这在某种程度上，也符合王安忆在“虚构与非虚构”中所谈及的小说逻辑：虚构的重点在于人物的行动如何超越庸碌日常，带给读者艺术感。

而主人公张建设的行动，无疑是激荡读者内心的。小说的前半部分讲述了张建设发家致富的过程。作者对于张建设的发家转折点也是深度考究的，并将这种发家置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，突出显示了作者对于这一时期积极肯定的态度。这种转变来自叙事真实感的需要，而非出于对情节快感的考虑。

在小说虚构的另一层面，王安忆极其看重形式的作用。她认为形式能够赋予作品完整的自然形态，同样也有助于摆脱日常的普遍性。或许是从这一点考虑，《五湖四海》在其后半部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作者一改叙述腔调，将视角由男性转向女性，笔触也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转向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探索。这种转向稍显

突兀，但并不难以接受。恰恰是在书写女性内心情感的部分，读者最容易找到独属于王安忆的文学气质。王安忆在描写修图妹的内心涌动时，文字波澜不惊，在最容易创造戏剧性的“女性清静时刻”，王安忆却留下了描述的空白，以不说的方式为读者创造了更多“说”的可能性。后半段关于女性内心世界的文字细腻而悠长，与前半部分激动人心的发展变革做出了克制却又鲜明的对比。

总体而言，小说的前半部分着眼于人物的行动表现，后半部分则展现了人物心理层面的动态变化。王安忆恰是通过外部、内部两个维度来把握她笔下的题材的。这种形式上的相互配合，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人物于时代潮流下的生存状态。

王安忆曾这样说：“虚构就是在一个漫长的、无秩序的时间里，要攫取一段，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。”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创作观念，在故事的结尾，男主人公张建设死于一场意外，叙述就此戛然而止。所留待读者的，是更多掩卷叹息的回味空间。

◇信笔扬尘

送别

何进香

母亲大字不识，受尽了没有文化的苦，正因为如此，无论我们家多么贫困，母亲都要咬着牙供我们兄妹三人上学。

上中学时，学校离家6里多地，因为买不起自行车，只好步行。那时，每当我还在睡梦中，就会朦朦胧胧地听到母亲的咳嗽和给我做饭的声音。到了夕阳西下，母亲都会焦急地在山那边等待着放学回家，山路悠远绵长，那边是母亲，这边是我，中间充满着牵挂的视线。有了母亲的爱，我学习很勤奋。高三那年冬天，天气异常地冷，倾盆大雨随着狂风泼向大地的每个角落，已是中午了，我的肚子也咕咕叫个不停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皱皱巴巴的一元钱，想买包方便面吃，可是脑海里忽然闪过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的身影，于是又把钱放进口袋里。正扣着衣扣，突然，宿舍门外传来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：“伢子，饿了吧？”当看到母亲时，我一下惊呆了，只见母亲佝偻着站在门外，裤腿像在水里浸泡过似的，正滴答滴答往下滴水。母亲一边收起雨伞，一边微笑着对我说：“今天雨下得特别大，天冷得吓人了，我看你忘了带雨伞，我给你带来了衣服和雨伞，还有，你看看这个，是你最爱吃的蛋炒饭。”我没多想，接过碗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母亲站在一旁，露出了甜甜的笑容，还不时轻声地说：“慢点吃，别噎着。”等我吃完了，还没来得及问母亲吃了没有，

母亲就利索地收拾好碗筷，对我笑了笑，转身走进大雨中。抱着那件还带着体温的衣服，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，望着那因辛劳而过早弯曲的腰身，我的视线湿润在那个雨季的冬天。

然而，老天好像故意捉弄我，那个黑色的七月，我没有考上如意的学校，悲伤失望让我吃不下，睡不着，甚至走路都跌跌撞撞了。看到我难受的样子，母亲走到我身边，说：“孩子，要不复读一年，妈相信你！”在母亲一遍一遍唠叨下，再回头看一贫如洗的家境，我于心不忍再复读。我给自己鼓励：就这样吧，以后还可以考研究生，那时再考一个满意的学校。

我考上的大学在黑龙江，距家

周末，去小城看了电影《隐入尘烟》。上午10点的场次，大概二十几个人。我不知道这些观众里面，有多少是因为懂得，有多少只是盲目地跟风。但无论怎样，这对于《隐入尘烟》来说，都是最大的慈悲。

电影看完，我只想说：这才是真的电影，这才是真的艺术。

故事其实很简单。男主马有铁是村里的光棍，寄居在三哥家。他终日沉默寡言，就知道干活。唯一的陪伴，是一头跟他一样终日劳作的驴。女主叫贵英，身有残疾，也没成家，只能蜗居在哥嫂后院的窝棚里。两个同样被嫌弃的人，被撮合在了一起。从彼此陌生到相依为命，他们种田盖屋、养鸡养猪地奔日子。但就在生活似乎要见到曙光的时候，女主却意外溺亡。男主于是卖光了他们一起种出来的粮食，放走了心爱的毛驴，还上了所有的欠账，从从容容地追随女主而去。他们就那样一起，隐入尘烟。

两个半小时的电影，不疾不徐，就是讲了琐碎的日子。带些悲剧的结局尽管让人心意难平，但真实的生活里，似乎的确没有那么多的大团圆。那些所谓的爽文和爽剧，本来就不是真实的日子。而《隐入尘烟》最令人心动的，就在于它的真实。细节的真实，还原了生活的真实。影片开头，马有铁在驴圈里干活，一锹一锹地往外扬着驴粪。“隐入尘烟”四个字，就在此刻淡淡地扫出。白色的字体，模糊，又弯曲，它静静地镶嵌在土垒的驴圈口，像是某种难以明言的寓意。然后，马有铁在大嫂恶声恶气地催促中从驴圈里走出，走进了纷纷扬扬飘着雪花的院子，走进了观众的视线中。他神情木然地走进屋子，坐到饭桌前，手里抓着两个馒头。他在大哥大嫂的埋怨声中，无言地咀嚼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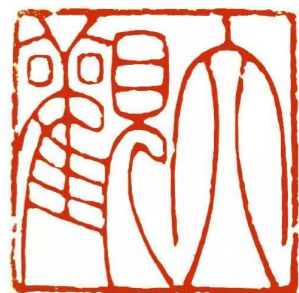
马有铁和贵英都很寡言，更不辩解，都只是默默地干活。除麦种，耙地，种小麦；借鸡蛋，孵小鸡；和泥，脱坯，垒墙，盖屋。他们把大大的日历牌挂在墙上，记下那些欠账。他们把纸剪的双喜字，从这间房挪到那间房，这是他们屋子里唯一的装饰，每次搬家都会带上。他们将麦子割回家，将麦子磨成面。他们在地头的河沟里洗手吃饭，顺手捞起的一条鱼，丰盛了他们简单的午餐。星斗满天，他们坐在新家的院子里，端起饭碗，驴在槽上拴着，猪在圈里养着，已经长大了的鸡群，围在他们身边，啄食掉落的饭粒。

电影中的这一幕幕，都是细节的真实，都是安静的画面。安静到很少有对话，也很少有配乐。它无须任何渲染，就是用最朴素的镜头，就只是让人物用自己的表情和动作，就展现了他们的性格和内心。在这部电影里，女主海清和男主武仁林，奉献的是天花板级别的表演。举手投足，一颦一笑，都是自然地流露，毫无表演的痕迹。无痕的表演，才是最真的表演。

海清早就是大牌明星，据说她为了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，在农村生活了十个月，与农民同吃同住，跟着他们砌墙、耕地，给羊接生，学习当地的方言和说话方式。所以，她塑造出了一个真实的曹贵英。剧中人物的衣服，原本就很破旧，但导演一定要演员天天穿，直到穿出汗渍才能上镜，就是为了真实。无论什么时候，真正能打动人的，还是真实的力量。在这一点上，《隐入尘烟》做足了功夫。

你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。文学即人学，电影也一样。谁都不比谁卑微，谁也不比谁更高尚。比如马有铁，他从不争辩，但并非不懂得，他什么都懂，他不屑置辩。他疼着自己的女人，他奔着自己的日子。别人闲言碎语地笑话着他，他其实也在心底笑话着那些笑话他的人。那些笑话他的人，不过是自我感觉的良好。他们终归，也是要隐入尘烟。

我心里怀着小小的欢喜，也怀着小小的祈愿：就让这样的好电影，更多更快地进入院线，不要让它们，也只是隐入了尘烟……



希望的田野
刘鹏 摄